

看展深一度

绝有生意：文脉中品宋代花鸟画

邵琦

尽管宋代的花鸟画大家在风格上各具特色，但是在求真务实的写实上一致不二。右图为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宋代李迪《宿禽激湍图》，下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代佚名《果蔬来禽图》。



绘画是文化的视觉呈现，换言之，绘画的演化，是文化内驱力的表现。从绘画史角度来看，中国绘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远古到秦汉，这一时期的绘画，其实是巫教文化时期对不可抗的神秘力量的祈盼。因此，上古所谓绘画，全无今天意义上的审美功能，只是上古先民心目中超凡力量——神灵的样子。非凡、超凡，在视觉呈现上就是要与现世自然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上古的“绘画形象”都是抽象的、装饰的，无论陶器上的图案，还是青铜器或岩画中的形象，都不在写实范畴内。上古的画面形象之所以在今天看来都是抽象的、装饰的，是因为不是描绘现实世界的事物，而是表达人们心目中的神。因此，画面形象离人越远，离神越近。

如果说上古的画面表达的是那个时期人类文明中所遭遇的人与神的问题，那么，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神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敬而远之”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依赖于神灵了，从神的怀抱里走出来了。离开神灵，投身现世的社会生活，是秦汉至唐宋的文化核心。这一时期的绘画主题便由“抽象”“装饰”的神灵转向具体真实的人物。人物成为绘画主题，是因绘画被赋予“成人伦，助教化”的功用。从《女史箴图》《历代帝王图》《高逸图》等，以及各个朝代都有的“凌烟阁功臣图”等等，便是代表性的作品。自秦汉至隋唐，文化的核心是建构起一个完善的世俗社会秩序。与之对应的绘画就以描绘真实具体的人物为主题。

伴随郡县制、科举制以及杯酒释兵权、文官制等一整套社会制度的完善，人与社会的问题不再是文化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成了文化的核心问题。陶潜、谢灵运、李白等超前的先声，在进入宋代后得到全方位共鸣与发展。关注自然，探究人与自然的终极关系，既是诗人的发现，也是哲学的课题。而作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课题，自然也体现在绘画中。这就是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到的宋代绘画——以花鸟、山水为主题的，以符合人的视觉官能愉悦为准则的写实作品。

写意如何盛于宋以后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写字便如人意。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言，士大夫处事可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那么如何能得“生意”？对于画家来说，当然首先是要全面客观地观察自然事物，不仅要观看外形外貌，更要认识行为情态。其次是练就能够认知所得的自然事物表现出来的笔墨技法。再次，则是画家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比如宋代宫廷画院对人职画师的考试就有诗文书法一科，而宋徽宗也常常用诗句为题，令画师创作，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来马蹄香”等。诗意，是画面生意的源头，也是画面雅而不俗的保障。实际上，也正因此缘故，文人画才会在宋代应运而生。

对于观赏者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仅仅停留在满足于画面形象所提供的图

形与物形之间的高度的吻合——亦即高度的视觉还原所带来的本能的愉悦，那么，不仅仅低看了作品，更是落了俗境。绘画作品拥有的高度视觉还原性所带来的或者说引发的视觉愉悦，是官能性，这种官能性的体验，若无道义圣哲之学的观照与充盈，终将引向沉沦与沉溺。亦不能只见形似而不见生意。

至于如何能得见“生意”，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是宋徽宗示范的：投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关注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既要看到自然中花草鸟虫的形态，又要了解其生态，然后要注入情态，把画面当作是平行于大自然的第二自然，在画面中看到形态，看到生态，进而看到情态。第二条有效途径，就是读书。读书，对宋人来说，既是唯一可以医俗的良药，又是唯一可入圣的门径。而宋人的读书，与明末的伪道学和清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宋人读书是在圣哲的经典基础上格物致知。一如《广川画跋》的作者董道所说：既要“以牛观牛”，又要“以人观牛，惟如此”，“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械，盖无以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物我二分，又物我合一，这种庄周梦蝶的境界，在宋人看来是可以借着高妙的技法而悟入的。这种“技可进乎道”的观念，才是宋人对绘画的认知与定位，也是绘画应有功用，更是精善高超写生技巧的根由。而在这一点上，宋代对画家和观者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若非如此，便落俗了。

为何写实盛于宋代

为何写实盛于宋代？这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的问题。写实，确实盛于宋代，也是宋代绘画最显著的特点，但中国画的写实并不源于宋代。在此之前的唐代，在人物画上就已充分体现国画的写实水平。甚至可以说，追求画面形象的写实形似，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画一直追寻的发展方向之一。但要充分理解宋代绘画写实的文化意义，须从中国画的文脉中来看。

那天在对谈现场，这位观众提及的展览给予自己的触动还远不止于此。她几乎在每一位素人策展人对应的展区里，都找到了几件看得格外动容的作品，在阅读策展人对画的注解中，“闪回”自己的人生时刻。胡一哲是来上海找工作的。聚焦两列复兴号高铁的油画《中国智造的“国家名片”》，之所以被素人策展人、地铁站站长肖旭辉选中，是因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列车让她想到人生的选择，而对胡一哲来说，这是她来上海经历的第一幕场景，令她想到自己莽撞地

范昕

可欣的正对面。此前她第一次走进这个展览时，尤其被社可欣选中的一幅《太湖风景》油画“击中”。她还记得展签上写有这样几句：“若选出来的这些作品，能让你想到一些什么、发生一些什么，那就太好了。过去已逝，未来未来，不如尝试一下，更快乐地活在现在。你见了我的样子，我其实也好奇你的样子。山长水阔，有缘相见吧。”这几句话一方面顿时给了她力量，另一方面让她真的想要见见这位素人策展人。

原来，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能在众人心中激起多大的涟漪，是一位普通观众面对展览难题自己的真切反馈，给了我深深的触动。那是这个展览展期的最后一天，主办方凑齐五位素人策展人，在展览现场办了一个小型对谈，活动尾声的问答环节，一位叫做胡一哲的年轻女观众举手站起来之后几乎泪崩。她坦言这是自己来上海的第23天，特地报名参加这个对谈，并特地坐在其中一位素人策展人、心理咨询师社

鞋！”而观众在阅读这些故事的同时，也打开通往自己过往记忆的闸门，在交织的情绪中完成了对于作品的再度创作。

另一个展览，是中华艺术宫不久前举办的“素人策展计划”第二季。带着基于人生历程的策展方案，五位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素人从“海选”中脱颖而出，在中华艺术宫约两万件馆藏中挑选展品，生成各不相同的展览板块。展品或许多多少少让观众看着眼熟，但素人策展人带来的诠释显然有别于寻常专业的艺术展览。

原本，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能在众人心中激起多大的涟漪，是一位普通观众面对展览难题自己的真切反馈，给了我深深的触动。那是这个展览展期的最后一天，主办方凑齐五位素人策展人，在展览现场办了一个小型对谈，活动尾声的问答环节，一位叫做胡一哲的年轻女观众举手站起来之后几乎泪崩。她坦言这是自己来上海的第23天，特地报名参加这个对谈，并特地坐在其中一位素人策展人、心理咨询师社

浙江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建馆95周年大展“问羽：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一次性展出15幅宋代花鸟画真迹，引发人们关注。

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欣赏宋代花鸟画？这些画面打开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编者

宋代的花鸟画，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中国画史上的巅峰之作。宋代的花鸟画不仅在写实的形似追求上达到了刻画逼真的程度，且在笔墨敷色上也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更不必说在意趣境界上的清雅妙逸。

写实，要在生意二字

从自古存留下来的作品看，宋代花鸟画既有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李嵩的《花篮图》这样华丽浓艳的作品，也有文同的《墨竹图》、赵孟坚的《墨兰图》这样清雅脱俗的水墨作品，有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刘案的《落花游鱼图》、吴炳的《出水芙蓉图》这样造型精微、清秀淡雅的作品。尽管宋代的花鸟画大家在风格上各具特色，但是在求真务实的写实上一致不二，是他们共同追求。

写实，是一个现代术语，实际上就是使画面形象与实际物象之间实现高度还原。高度视觉还原的画面形象，需要通过特殊的技巧，在比例、轮廓、色彩等方面协调一致地呈现出事物的形象，亦即最终呈现出栩栩如生的效果。因此，单就理解画面而言，宋代的花鸟画是没有门槛的，因为寻求画面形象与实际物象之间的真实还原是人的视觉思维的本能，也是视觉的官能性愉悦的由来。所以，一千多年前的今天，人们依然惊叹宋代花鸟画的精准。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超时空的魅力，根本还在于宋代花鸟画大家所拥有的能满足视觉官能期待的形象与物象之间高度还原的超凡技巧。

对宋代画家追求画面形象求真务实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画面上，更多的时候还要调用起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认知，才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宋代画家严谨的科学精神。

宋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有这样一则记载：“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识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阳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

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善求古人笔意也。”

猫和牡丹，在日夜晨昏时，各有不同的形态。这是事物的天道。如果仅仅画了牡丹，那么，枝叶萎靡且敷色干燥或许只是画家的功力不到。当把正午时分眯着眼睛的猫结合在一起时，那就不是画技不足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技巧高超到可描绘不同时刻牡丹花朵的随时之变。画家用笔之微、观察之细、描绘之精，真是“古人笔意”油然而见。

如果说，欧阳修所藏、吴育命名的《正午牡丹》只见于记载的话，那么，赵昌每日清晨都要在晨露未干之际，围着栏杆观察花卉草虫并研墨润色以写生，就是可以有实物验证的史实了。赵昌的传世杰作《写生蛱蝶图》，不仅完全符合当今意义上的写生，且更是在忠实于自然物象的基础上，构思取舍，自选于妙。因此，在宋代清雅典丽而又栩栩如生的花鸟形象的背后，是关注自然、深究自然的时代共识和科学精神。

史料记载：宋徽宗曾命画院画师作“孔雀升墩”画屏。在评点进呈的作品时，说“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脚，脚等画作孔雀俱先右脚。”后来，众人在御花园里“验视”，果然。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对一幅画的画面真实性的评价，不能仅停留在画面呈现上，更要引入到事物的生存状态中，也就是仅仅外表上看起来很真实，还只是徒得其外形而未能见其真性。用宋代品评家刘道醇的话来说，就是得“生意”。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开之芳妍，画出自然万物的“精神”“筋力”“野态”以及各种情态可透出的生命活力和意趣。在评说黄筌的富贵风格后，他指出擅长野逸风格的徐熙是“意出古人之外，自造于妙，尤能设色，绝有生意”。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徐熙的《雪竹图》中看到那种凛冽寒冬中竹子所蕴藉的勃勃生机——生意。

生意，这才是我们在鉴赏宋代花鸟画时要真正去感受、体会的作品要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形象逼真刻肖的赞叹之中，那么依照宋人的标准来看，就俗了。而黄庭坚说：唯有俗不可医。



艺·见

在情感的流动中，艺术不再抽象

范昕

除了拍照打卡、社交休闲、累积装腔的谈资，普通观众还能从艺术中获得什么？

一年看展数以百计，平日对于展览的深刻印象，多为惊叹，来自作品本身技法的高超、创意的爆棚，又或是策展带来的新颖观感。近期的两个展览，更确切些说，是两个展览分别与普通观众产生的良性互动与情感流动，难得给我留下久违的感动瞬间，不仅让我，可能也让更多普通观众，换一种方式感受艺术的力量。

其中一个展览，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刺天”，中国知名女性艺术家尹秀珍的大规模个展。因为在整体视觉呈现上的强大冲击力，这个展览可谓近期的网红展，附着其上的标签多为“炸裂”“震撼”一类，多让人关注作品向外遨游天地之广的一面。但展览最打动人之处，其实偏偏是那些向内洞悉纤毫之微的地方。

这个展览中的不少作品，是由艺术家与众多普通人“共创”的。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是尹秀珍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她将自己的创作方式

描述为“搜尽经历打草稿”。且说由100双鞋构成的名为《行思》的大型艺术装置。这是艺术家向上海观众征集而来的100双鞋，每双鞋都与一条织物长“腿”相连，都从天花板上垂下，以脚尖朝向地面，远远望去，宛如一片跳着芭蕾的长腿森林。

值得一提的是，这100双鞋不仅仅是作品拼图的一部分，每双鞋背后，都有一个主人的故事，快乐的，心碎的，曲折的，难忘的，汇成连通大众情绪的暗流。有人带来前任男友送的一双假冒名牌鞋，与一段不如意的情感彻底说再见；有人提供了一双约十年前海淘的灰色短靴，为心爱的物找到理想的归宿；有双休闲鞋曾陪着主人到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见证重要的人生瞬间；有双拖鞋在主人穿了一天婚鞋之后被换上，紧要关头成为可靠的助力……展览以贴满一整面展墙的便签纸，让100双鞋子的主人娓娓道来鞋子背后的故事，甚至有人朝艺术家喊话：“谢谢你，尹秀珍，让我有机会换双新

鞋！”而观众在阅读这些故事的同时，也打开通往自己过往记忆的闸门，在交织的情绪中完成了对于作品的再度创作。

另一个展览，是中华艺术宫不久前举办的“素人策展计划”第二季。带着基于人生历程的策展方案，五位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素人从“海选”中脱颖而出，在中华艺术宫约两万件馆藏中挑选展品，生成各不相同的展览板块。展品或许多多少少让观众看着眼熟，但素人策展人带来的诠释显然有别于寻常专业的艺术展览。

原本，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能在众人心中激起多大的涟漪，是一位普通观众面对展览难题自己的真切反馈，给了我深深的触动。那是这个展览展期的最后一天，主办方凑齐五位素人策展人，在展览现场办了一个小型对谈，活动尾声的问答环节，一位叫做胡一哲的年轻女观众举手站起来之后几乎泪崩。她坦言这是自己来上海的第23天，特地报名参加这个对谈，并特地坐在其中一位素人策展人、心理咨询师社

鞋！”而观众在阅读这些故事的同时，也打开通往自己过往记忆的闸门，在交织的情绪中完成了对于作品的再度创作。

另一个展览，是中华艺术宫不久前举办的“素人策展计划”第二季。带着基于人生历程的策展方案，五位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素人从“海选”中脱颖而出，在中华艺术宫约两万件馆藏中挑选展品，生成各不相同的展览板块。展品或许多多少少让观众看着眼熟，但素人策展人带来的诠释显然有别于寻常专业的艺术展览。

原本，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能在众人心中激起多大的涟漪，是一位普通观众面对展览难题自己的真切反馈，给了我深深的触动。那是这个展览展期的最后一天，主办方凑齐五位素人策展人，在展览现场办了一个小型对谈，活动尾声的问答环节，一位叫做胡一哲的年轻女观众举手站起来之后几乎泪崩。她坦言这是自己来上海的第23天，特地报名参加这个对谈，并特地坐在其中一位素人策展人、心理咨询师社

来到上海寻找新的人生之路。而当胡一哲看到素人策展人、从宝岛台湾来到上海且一待就是15年的营销人那恬宜挑中一幅朴实的水彩《婺源老妇》，用以讲述自己在上海遇到的很温暖的房东阿姨的故事，她也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位很友善的房屋中介，她在上海认识的一个人。

在这两个展览所呈现出的艺术家或策展人与普通观众之间的情感流动中，我发现艺术不再抽象，也不仅是风雅或创意的代名词，而是真正可以为大众感知、共鸣的。

艺术及艺术展览需要努力创造更多连通大众的契机，永远不应自说自话、高高在上、虚无缥缈、故弄玄虚。无论技法、观念、形式如何创新，它们都需要有一根线紧紧连着生活、连着观众，或许就像吴冠中所言的“风筝不断线”。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也不妨抛开狭窄的艺术赏析，不惧牵强附会，在艺术及艺术展览中竭力搜寻与生活、与自身的连接点，享受艺术给生活奉上的惊喜“番外篇”。